

◎ 李立夫 主编

末代

溥仪在苏联

皇帝

天津人民出版社

◎ 李立夫 主编

末代

溥仪在苏联

皇

帝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代皇帝溥仪在苏联 / 李立夫主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 10
(爱新觉罗·溥仪书系)
ISBN 978 - 7 - 201 - 07233 - 3

I. ①末… II. ①李… III. ①爱新觉罗·溥仪(1906 ~ 1967) — 人物研究 IV. ①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5980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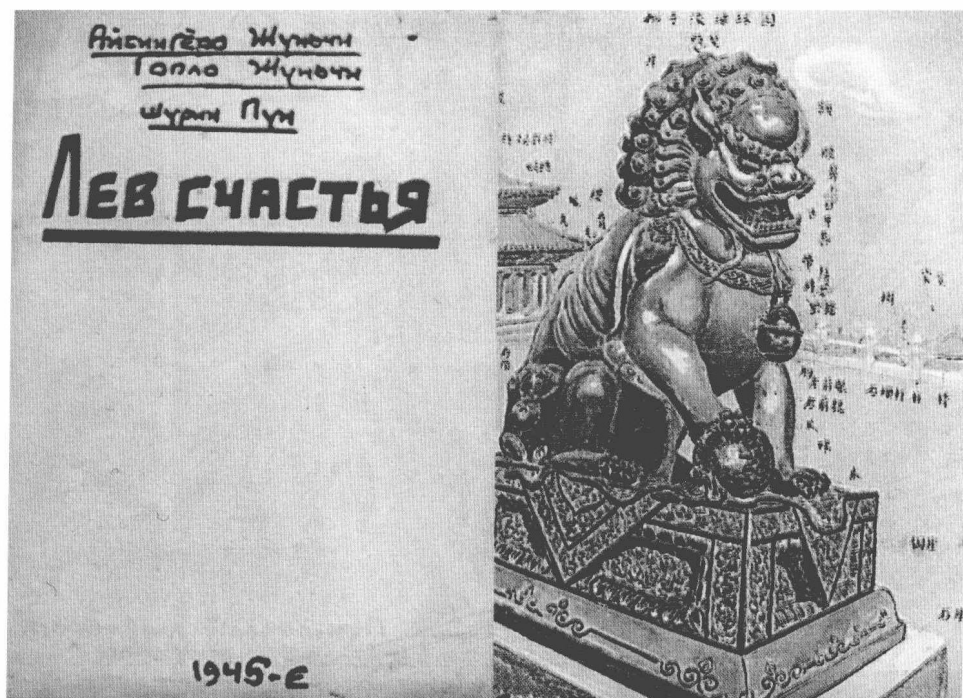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7.25 印张 4 插页

字数: 310 千字 印数: 1 - 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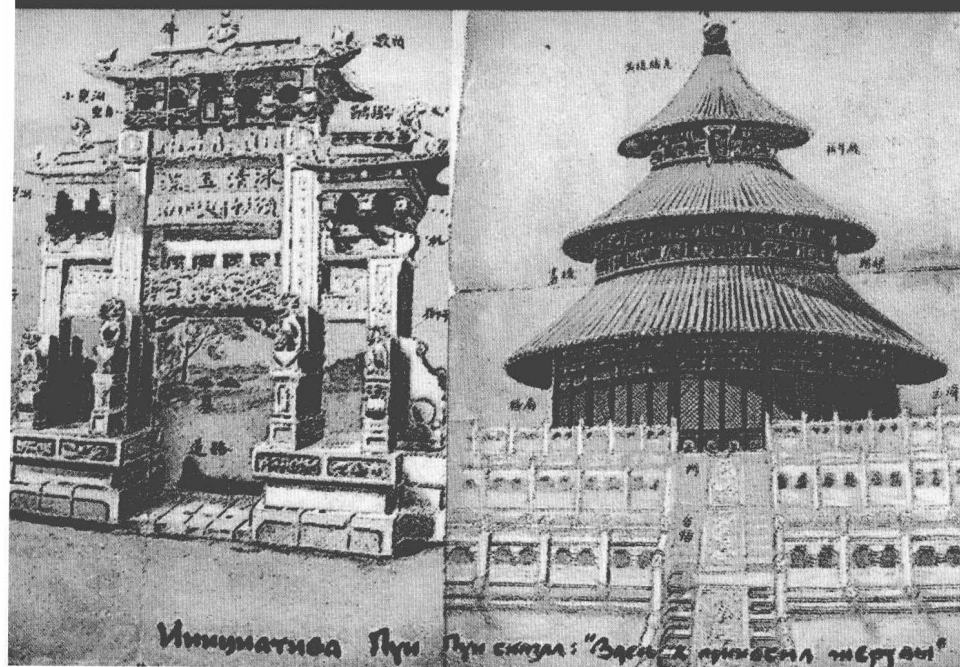
定 价: 39.80 元



Лев счастья

Мемориальная арк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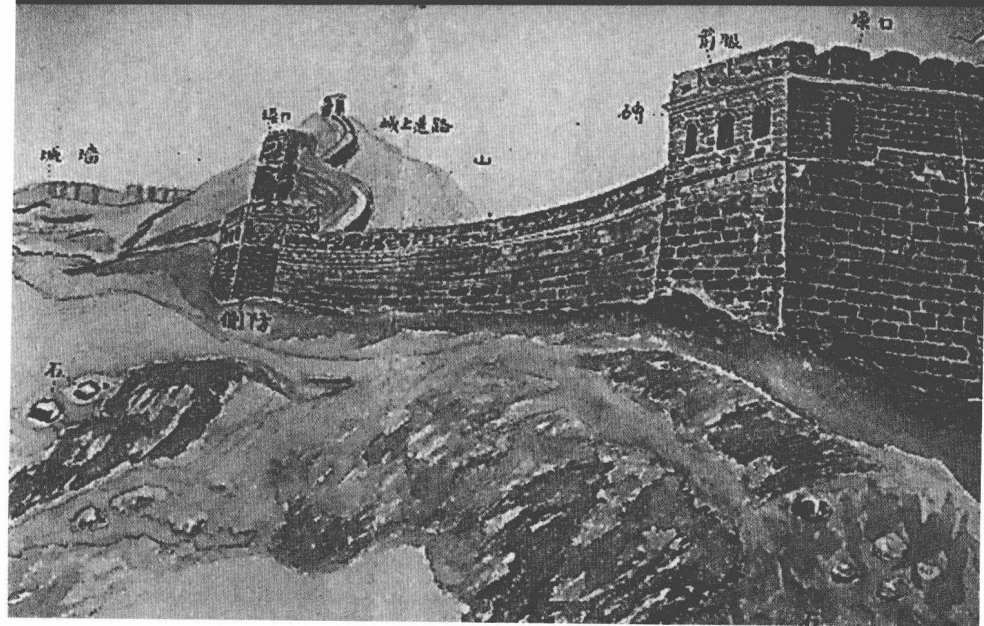
Храм Неба в Пекине





Северная усыпальница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х предков

Велик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ена





Уличный торговец

Рикша

Писарь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万芝兰

副 主 任 李立夫 王庆祥 赵英兰 高 峰

编 委 赵继敏 王文锋 吕冬雷 张立宪

陈 宏

主 编 李立夫

副 主 编 王庆祥 赵继敏 王文锋

文字编辑 陈 宏

图片编辑 张立宪

代 序

发挥优势 创新发展 开拓溥仪研究新局面

长春溥仪研究会会长、长春市政协副主席 万芝兰

今天,由长春溥仪研究会主办、新宾满族自治县赫图阿拉城文物管理所承办的第三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精心细致的筹备策划,终于开幕了。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会议主办方,向应邀专程远道而来的俄罗斯、美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向来自全国各兄弟省市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崇高的敬意;向百忙之中参加今天会议的辽宁省和新宾县各有关领导和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长春溥仪研究会是2005年8月9日正式成立的。由长春市政协牵头,联合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社会科研团体以及东北师范大学日本问题研究所、吉林大学文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属统战性、学术性、民间学术团体。长春溥仪研究会办公室设在伪满皇宫博物院,负责研究会的具体日常工作。

爱新觉罗·溥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他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战犯,到后来被改造成新中国公民,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特例。通过研究溥仪生平及其所处的社会与时代,可以帮助人们认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由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东北殖民地社会到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变迁,从中展示弘扬中国人民在外敌入侵殖民统治中表现出来的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坚忍不拔的伟大民族精神。通过研究溥仪从皇帝到公民的转变过程,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了解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兼容并蓄大政方针的积极作用。通过研究溥仪伪满时期的傀儡生涯,可以帮助人们充分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日伪政权反民主、反人民、反人类的反动本质。通过研究溥仪投靠日本的可悲结局,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人民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主宰者,任何企图依赖外国势力达到个人目的的集团和个人最终是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没有前途,没有好下场的。但溥仪的结局却是历史的一个例外。溥仪的前半生是一个

民族罪人,对祖国和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并没有把他推向断头台,而是以博大的胸襟对其施以人道主义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他在后半生成为对国家和人民的一个有用之人。

大家知道,溥仪在长春伪满皇宫居住了13年4个月零8天。新中国成立后,他曾经和一些被特赦的原国民党战犯一路同行,再次来过长春。因此,他和我们长春市也就有了不解之缘。我们成立溥仪研究会,一方面,旨在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联系广泛的优势,团结联系有关溥仪研究领域的人士,扩大溥仪研究成果,进而深化对东北亚文明史、中国近代史和东北十四年沦陷史的研究。同时,也有利于拓展长春市人民政协的工作领域,丰富地方史和近代史料,增强长春的历史厚重感和学术地位,展示长春市的历史文脉,扩大长春市的对外影响和对外开放。

近年来,对溥仪生平研究在不断深入,新资料不断发现,研究人员不断增加,利用溥仪研究成果开发创作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影响逐步扩大,已形成了波及国内外的溥仪研究热。

为国内外学者搭建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的平台,既是溥仪研究的客观要求,也是溥仪研究学术团体的职责所在。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于2006年在长春筹办召开了首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题涉及溥仪一生的各个时期以及溥仪研究的方方面面:从北京宣统小皇帝的两次登极到被逐出紫禁城;从寓居天津的复辟活动到和北洋军阀勾结;从充任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成为民族的罪人,到成为日伪政权的殉葬品;从异国的囚徒,到战犯的改造;从特赦到成为新中国公民;从溥仪其人其事到溥仪身边的人和事等诸多内容。第一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成功举办,较好地宣传了长春溥仪研究会,提高了溥仪研究会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为溥仪研究会的下一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8年,我们和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整理有限责任公司在天津联合召开了第二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以“天津时代的溥仪”为主要论题,细化和深化了溥仪研究内容,推动了溥仪研究工作向纵深高层发展,填补了溥仪研究的弱势领域和空白领域,切换出许多溥仪研究的新视角,走出了一条溥仪研究与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有机结合、相互转化、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新道路。同时,也开创了与兄弟省市,尤其是与溥仪研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地区和单位联合开展研究的新方式。

会后,我们先后编辑了两届会议的论文集,即《漂泊沉浮多少事——解读溥仪》和《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已分别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这两本书突破了传统论文集的体例与规制,以全新的面孔,巧妙的构思,博得了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并在学术性著作努力保持科学水准的同

时,如何注重社会影响和市场需求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开拓示范作用。

经长春溥仪研究会与新宾满族自治县赫图阿拉城文物管理所商定,拟由长春溥仪研究会主办,新宾满族自治县赫图阿拉城文物管理所来承办 2010 年第三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大家知道,新宾是清王朝的发祥地,满族崛起的摇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出生之地。赫图阿拉城是溥仪祖先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旧址,毗邻世界文化遗产——清永陵。赫图阿拉故城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东北和辽宁省闻名遐迩的清前史迹旅游胜地。

近年来,新宾满族自治县赫图阿拉城文物管理所贯彻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先后修葺恢复了汗宫大衙门、罕王井、正白旗衙门、塔克世故居、文庙、关帝庙、地藏寺、显佑宫、城隍庙、駙马府等一大批古建筑群及重要遗存,兴建了满族民俗博物馆、满族历史文化长廊、满族老街等仿古建筑群,使一座沉睡 400 余年的古城放射出典雅的文化魅力和崭新的时代张力。

不仅如此,新宾在发展经济、扩大开放、促进改革、社会发展、民生建设、文化繁荣等方面,创造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比如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整合、文化产业运作等方面,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市场的运行规律,走出了一条发展地方特色经济与保护地方民族特色文化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新路子,值得我们大家,尤其是我们长春市认真学习借鉴。

按照事先的商定,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初步确定为:重点研究溥仪在俄罗斯 5 年的活动和生活经历。以此来加强溥仪研究的弱势领域和空白领域,进一步扩大溥仪研究会的影响,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研究范围也可以上下延伸到紫禁城的末期和伪满洲国史、中国近现代史等溥仪研究的相关课题。会后,我们还将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

我相信,通过第三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必将进一步推进溥仪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扩大溥仪研究的成果,加速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利用,并将对长春、新宾两地的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资源整合以及两地的交流与合作,对促进我们大家的友谊、交流与合作,会有新的启发和推动。

我们举办此次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总结交流溥仪研究的学术成果,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领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促进世界近现代文明史、东北亚文明史、中国近代史、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的研究,而且还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加强和促进长春、新宾与全国各地,与世界各有关国家学者和专家的联系与沟通,达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发展,维护和平之目的。

序 章

溥仪囚居苏联期间探秘



长春溥仪研究会副会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庆祥在大会上发言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获,次日押解至苏联赤塔郊区莫洛科夫卡村疗养院。3个月之后,于1945年11月16日转送伯力,先在伯力郊区红河子看守所关押,历时10个月。继于1946年8月迁往伯力市内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直至1950年8月1日引渡回国。这5年,是溥仪极其特殊的一段人生经历,也是他从皇帝到公民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依据溥仪及其随行人员的回忆资料,这一时期的行迹已经清楚。研究、剖析溥仪这期间的活动及其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溥仪被俘是纯属偶然,还是被日本出卖?

当溥仪在通化大栗子沟演完傀儡戏的最后一幕——退位之后,吉冈安直就吩咐溥仪“立即准备赴日”。伪总理大臣张景惠和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又告诉溥仪,已从伪满政府剩余经费中拨出3亿日元汇往日本,作为溥仪在日本的生活费用。

8月18日深夜,溥仪等人乘火车从大栗子到通化,再乘汽车,驶向通化机场。“先飞到沈阳,在那里换乘大飞机转飞日本”,都是吉冈指挥。

从早上八九点钟起飞,直至下午1时抵达沈阳。飞临沈阳上空时,该机场实际已被苏军控制,然而盘旋于天空的3架小飞机,却迟迟得不到降落信号。

飞机停稳后,溥仪走出机舱,即看见苏联军用飞机连续着陆,苏军空降兵迅速解除了机场日本军队的武装。

苏联将军和颜悦色地来到候机室溥仪身边,与之握手,实为缴械。溥仪等人随即交出小手枪、望远镜等,从此成为苏联俘虏,很快便被送出国境。

究竟应该怎样看溥仪被俘这件事呢?

随侍李国雄回忆说:溥仪在沈阳机场被俘,难道是偶然间遭遇了苏联伞兵吗?我亲身经历了这次被俘过程的一切细节,我认为溥仪是作为日本献给苏联的投降礼物而去沈阳的,不过这是上层之间的事,吉冈和桥本当了陪送品而不自知。若不是这样,何以解释下列疑问:其一,日本命溥仪撤离大栗子时为什么要声明“不能绝对保证路上安全”?其二,既然要从通化撤往日本,隔山即是朝鲜,为什么在紧急情况下还要舍近求远,绕路沈阳?其三,通化沈阳之间区区千余里,却飞了将近五个小时,并在沈阳机场上空长时间盘旋。如不是因为日苏之间正在交涉未妥事宜,这种现象又作何解释?其四,在制空权已经操于苏军之手的条件下,如无某种契约,能允许3架落后的伪满小飞机,在天上自由飞翔5个钟头吗?其五,苏军伞兵飞机与溥仪乘坐的飞机同时在沈阳着陆,这恰恰说明我们在飞行中早已处于苏军监押之下。偶然、巧合,这些字眼儿都是解释不了的。

今天,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这期间还是有很多疑问的。

(二)溥仪为何请求长期留居苏联,并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

溥仪在苏联拘留5年间,除了多次向苏方提出口头申请外,还三次上书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表示感谢苏联对他的照顾,并表示愿留在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加入苏联共产党,但均无答复。

溥仪认为,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如同中国的爱新觉罗家族,都是“本国最上等的人”,于是,他就要由中国最上等的人变为苏联最上等的人,要“成为第一个”被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接纳的“皇帝”,进而达到留居苏联的目的。

1947年12月9日,溥仪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红河子收容所给苏联政府写“请愿书”,进行“深刻”检查,赞扬苏联政府英明伟大:“恳请苏维埃联邦社会

主义共和国政府，俾遂余能长期居住于苏维埃联邦内，得以研究新学识……此后余愿以一介人民之资格，愿尽余全心全力……酬报苏联……”该“请愿书”被转到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手中。

1949年7月29日，溥仪以“请求愿留居苏联联邦，尚未蒙答复”为由，以更尊敬的态度和讨好的口气上书斯大林，表示：“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联邦内。”一副献媚取宠之态。

他又拉拢身边苏军军官，把许多从长春出逃时随身携带的珍贵珠宝、首饰、翡翠、玉石、怀表等送给他们。

1946年5月10日，溥仪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要求接受他个人捐赠的声明，把当时价值47.3万卢布的首饰、钟表、贵重金属和宝石等捐给苏联，“作为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战后基金”。

溥仪学习《联共党史》，有意用红蓝铅笔画了许多的圈圈点点，摆放在桌子上，以便让来视察的苏联军官看见他是怎样用心学习苏共党史的，想尽一切办法得到苏方信任。

溥仪被俘后就想长期留居苏联，以此逃避中国人民的惩罚，把苏联作为活命的过渡和跳板，摆脱现实困境，转道移民美国或英国。那么，他为什么敢于提出这一要求？

因为他深知，历史上俄国就与日本争夺过中国东北，也都想利用他，日本已经做了，苏联不见得不想做。想到苏联让他享受特殊俘虏待遇，对他留居苏联应该不会反对。所以他敢于提出这一要求。

其实苏联政府对如何处理他以及他的多次申请还是非常重视的，每次书面申请都由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及时转给斯大林，并有书面报告。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的正式答复，完全是政治原因。

（三）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连续出庭8天作证的史实证明了什么？

中国检察官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认定的11名日本战犯名单。由于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导致取证工作困难重重，必须找到关键证人出庭作证。而在举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罪行方面溥仪最合适。国际检察局同意传唤溥仪出庭。

为了逃脱正义的制裁，日本战犯聘请了庞大的律师团。他们不断反击溥仪的证词，试图让溥仪丧失证人资格。溥仪顶住了辩护律师一轮又一轮的质问与恐吓，证实了日本利用他做傀儡皇帝，在我国东北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引起国际瞩目。

1946年8月16日，溥仪第一次出庭作证。溥仪讲述了自己是如何离开天津进入东北的，是被胁迫还是自愿前行。溥仪当庭指证，是坐在被告席上的坂垣征

四郎用武力威胁他到东北来的,但他也掩盖了部分真相。

8月19日第二次出庭,为了证实自己是傀儡,溥仪讲述说:他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一个皇帝的权力,在颁布法令、签订条约、决定政策、任命官吏等重大事情上都无能为力;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派吉冈安直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毫无人身自由;没有宗教自由,被强制崇拜日本神道;妻子谭玉玲也惨遭日本人杀害。当谈到“祥贵人”之死时,溥仪情绪失控,使劲拍打证人席。讲到1940年6月第二次访日,天皇裕仁送给他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时,溥仪愤怒地说“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

8月20日第三次出庭,溥仪详述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在14年中奴役中国人民之情形。从这天下午起,被告律师开始质证。此后6天中犹如过“热堂”,溥仪经受了严峻考验。谈到一些关键问题,溥仪就用“不记得”、“忘了”来应付,令被告梅津美治郎的律师布莱克尼极为恼火,公开声言,要让溥仪“丧失证人资格”,推翻溥仪的全部证言。

8月21日第四次出庭。布莱克尼向法官出示溥仪自愿当伪满洲国皇帝的铁证——溥仪亲笔写给南次郎的黄绢信,溥仪在信里曾要求日本支持他复辟清朝。溥仪一下子把黄绢信扔到地上,大声指称“信是伪造的”,连上面的宣统御玺也“完全是假的”。季楠检察官立即提出:应把这封信作为集团阴谋的证据,由被告方面负伪造罪责,这让溥仪从被动转为主动。

溥仪第五次出庭时,布莱克尼使出了杀手锏,威胁他最终自己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审判!又提出更尖锐的问题,溥仪为了防止证词出现漏洞,都答以“不知道,不记得”。

8月23日第六次出庭。被告律师克莱曼质问溥仪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之前苏联对满洲有无侵略企图?力图证明溥仪出庭是被人唆使的。溥仪从容作答,说他“当然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在此作证的”,唯一目的就是揭露日本人的罪行。

8月26日第七次出庭。东条英机的律师清濑一郎拿出溥仪致本庄繁的一封信,企图证明溥仪与日本是通谋合作,而并非仅仅是被动的。溥仪坚持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日本人强迫我做的。”

8月27日溥仪最后一次出庭时,被告律师马泰斯又把问题转到溥仪是否自愿登上“满洲国”皇位上来,又问是否曾想复辟?他从溥仪口中未找到任何把柄。

溥仪八次出庭作证,以亲身经历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傀儡政权,侵略、统治中国东北的罪行;揭发了日本关东军在东满和北满边境新筑许多铁路,用以准备对苏军事行动,要把伪满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反苏前沿阵地等罪行;控诉了日本人曾杀害他的妻子谭玉玲。溥仪也为苏联赢得战胜国地位和权利提

供了铁证。

然而,溥仪在作证时,因害怕自己受到惩罚,故意掩饰自愿充当傀儡的罪行,对一些情节故意不谈,如回避“九·一八”事变前就和日本人秘密勾结、相互利用的事实,拒不承认自己曾给日本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写亲笔信,说什么“今看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希望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他延续清王朝统治等,实际上他隐瞒了部分事实真相,并没有彻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这一史实证明:在伪满 14 年中,溥仪虽然不得不充当日本军阀的傀儡,但毕竟双方的政治目标并不一致,且有很大的矛盾。溥仪只是表面服从,不敢申辩而已。不管是发布的敕令、教令还是诏书,都要听命于日本人,和日本主子“一心一德”。现在却站在法庭的证人席上,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于是,就把远东军事法庭当做发泄积怨的平台。

溥仪与日本军阀矛盾日积月累,比比皆是:

日本关东军决定建立帝制而不是恢复清朝、在“登极”时不准溥仪穿龙袍,溥仪恢复大清祖业的幻想逐渐破灭,发生“凌升事件”。溥仪感到了“杀一儆百”这句话的阴森可怕。为了苟且偷生,只得忍气充当日本人的傀儡,内心却憎恨日本人。

1946 年 6 月 22 日,溥仪由日本关东军安排第二次访日,屈辱迎回日本的“天照大神”,内心深处极为痛苦,把爱新觉罗的祖先换成“天照大神”,实为莫大耻辱。因此,深深埋下对日本人的仇恨。

1937 年,溥仪从北京选了一位 17 岁的满族女子谭玉龄入宫。谭玉龄性情温柔,深得宠爱,却在 1942 年病死在宫中,年仅 22 岁。溥仪认为是日本关东军阴谋杀害,因此更对日本人怨恨。

(四) 苏联为何多次拒绝国民党政府引渡溥仪的要求, 且在监押期间给予他特别的优待?

国民党政府在东京审判前后,多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引渡溥仪的要求,都被拒绝。“引渡之说”已经见报,有一条短讯还称:“中国希望引渡溥仪,苏方并已一度允诺。然目前复予保留,这显然是作为讨价还价的依据。”

溥仪在苏联监押期间,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和特别的优待。

溥仪及其随从最先被安置在丛林环抱、郁郁葱葱的赤塔莫洛科夫卡村疗养院单独的 30 号楼房里,周围没有设置任何障碍物和铁丝网。随员溥杰、润麒等都是溥仪最信任的人,苏方还专门为溥仪举行了一场小型宴会。

莫洛科夫卡收容所为溥仪准备了单间,安装了有线广播,播放音乐。空闲时间可以散步,当苏方得知溥仪会弹钢琴时,还为溥仪搬来一架钢琴。

1945 年 10 月,溥仪等人被送往伯力红河子看守所,住的是二层小楼,那里

的条件不如莫洛科夫卡收容所，看管比以前要严厉，但也非常舒适。后来，溥仪又被转入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第45特殊战俘收容所，苏联政府对他的优待依旧。

那么，溥仪是如何度过他的俘虏生活的呢？

苏方优待使溥仪颇感意外，有些忘乎所以，又摆出了“皇帝”的架子。他从不参加劳动，生活起居仍由原随侍李国雄和三个侄子毓嶙、毓岳、毓禧伺候。溥仪还每天接受他们请安。溥仪每天起床很晚，不吃早餐，虔诚地念经、拜佛、摇卦，打坐修行，乞求神佛保佑。还要摆弄诸葛神课、金钱卦等玩意，摇那8枚日本硬币，占卜命运，而让毓嶙他们在外屋放哨，怕苏兵突然闯入。苏兵一来手下人就马上发信号，溥仪便把8枚日本硬币收起，装作若无其事，与苏兵寒暄，等苏兵下楼就继续摇卦。溥仪还让随侍李国雄与三族侄帮他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

那5年间苏联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很低，而苏联政府对待溥仪等人就像对待疗养者一样待遇极为优厚。其深层原因何在？应该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也还没有完全放弃对中国东北的领土、特权要求，这就需要保护、保存一切相关的因素和条件，对溥仪的利用就是其中之一。

（五）直到1950年，苏联当局才同意中国政府

引渡溥仪回国的原因是什么？

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就提出将溥仪等战争罪犯引渡回国的要求。斯大林决定将溥仪交给毛泽东。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来到莫斯科以后，中苏双方议定：1950年8月1日将溥仪与随从人员以及伪满大臣，在绥芬河火车站移交中国政府。

此时溥仪对于苏联已毫无利用价值了，对于经济窘迫的苏联来说，继续拘留溥仪无疑是个包袱。因此，斯大林在引渡这一问题上给予了配合。

1950年7月30日，伯力第45特殊战俘收容所所长阿斯尼斯上尉向溥仪等下达了回国通知。

溥仪再次对收容所翻译别尔缅阔夫表示，希望留在苏联，得到回答说：“如果现在还是蒋介石的中国，你还有可能不被苏联送回去，但是，现在是毛泽东的中国，恐怕你没有可能留在苏联了。”忧心忡忡的溥仪于7月31日登上回国列车。

收容所副所长和翻译别尔缅阔夫最后还敲诈溥仪，把溥仪皮带上的金带头扯下来，揣入腰包，溥仪连裤子都没办法系了，只好打个结，就惶恐不安地登上了回国列车。想到马上就会被枪决，溥仪万念俱灰，几乎彻底绝望。他曾在回国途中上吊自杀，后被监押卫兵及时发现救下。

在绥芬河火车站中方代表接收时，溥仪立即伸出双手准备戴手铐。交接结束后，溥仪还因并未戴手铐而深感幸运，特致信苏方感谢关怀。